

游戏房迷案

西约克郡女侦探卡伦·夏普的生死内幕调查
惊心动魄 惊世骇俗 充满悲哀与怜爱

「英」约翰·康纳 著 刘畅 译

群众出版社

THE PLAYROOM

游戏房迷案

[英] 约翰·康纳 著
刘畅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戏房迷案 / (英) 康纳著; 刘畅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14-4398-7

I. 游… II. ①康…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706 号

游 戏 房 迷 案

著 者: [英] 约翰·康纳

译 者: 刘 畅

责任编辑: 张 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98-7 / I · 182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她又和妈妈在一起了，就坐在自己家餐厅的饭桌边上。妈妈笑着向她俯下身，轻松的笑声让她感到很温暖。妈妈头上戴了个灯罩，那灯罩是妈妈从餐桌上方的灯泡上摘下来的。妈妈戴着那顶滑稽的帽子，跟她扮着各种鬼脸，用一种奇怪的嗓音跟她说话。那灯罩檐儿宽顶儿扁，是六十年代的设计，看上去很像中国农民所戴的那种草帽。妈妈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假装成东方人的样子。

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伤害到她。她像所有两岁的孩子那样咯咯地笑着，无忧无虑。房间里温暖舒适，没有任何男人的影子，也没有爸爸的身影，没有人打她，强迫她为他们做她不想做的事情。

她脑海中全是妈妈的身影。这使她此刻丝毫感觉不到疼痛，感觉不到有人正在打她的脑袋。这也让她感觉不到口渴，感觉不到下身被反复刺入的剧痛。一切不幸都消失了，因为妈妈正在保护着她。她觉得自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忆，因为在她被带到这儿以前，她最早的记忆一直都是一样的：那时她大概有五六岁，妈妈总是帮她梳头。妈妈不喜欢她的头发，说是太卷了，非常难看，所以要么把她的头发剪短，要么就梳到脑后，扎成辫子，总是设法让她的头发看起来不那么卷。每次妈妈为了“不让头发遮住她的眼睛”，拽着头皮往脑袋后面梳头发的时候，她总是站在那儿哭个不停，因为妈妈拽得太厉害了，好像要把头发连根儿拔起来一样。但最后她的头发总会被抓成一把，用一个橡皮圈捆扎在一起……

记忆里的这些碎片让她很恐惧。随即，她又想起另外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在一年前，妈妈禁止她和住在街道尽头的一个男孩交往。他对她很友好，说她长得好看，还从街角的商店里给她买糖吃。不料，妈妈偷看了她的日记，

知道了她对男孩的心思。发现妈妈在偷看她的隐私时，她打了妈妈一下，不是用力地打，而是眼中噙着愤怒和被出卖的泪水，出于对妈妈的失望，拍了她的胳膊一下。

从那以后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僵到了她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的地步。有时候她甚至认为妈妈有点儿精神不正常。

妈妈亲手把她交给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把她带到这儿，这个地洞里。当时妈妈俯下身告诉她要乖乖地跟着他，她看到了妈妈的眼神，可妈妈却不肯与她对视。难道她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她尖声哭喊着妈妈，直到嗓子哑了，发不出声音才作罢。

她再也哭不出来了，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干枯了，正在慢慢地消失。她此刻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都只停留在她的记忆里、脑海里，而她自己却一动也不能动。她身边还有另外两个小女孩，她们曾经发疯般地试图逃离这个地方。她们用光秃秃的手指头拼命地刨着潮湿的泥墙，直到指甲脱落、手指肿胀，钻心的痛使她们瘫倒在地。

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她们很快又劲头十足地抠起了墙壁上大大小小的石块，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们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挖，随后她们又开始觉得口渴得厉害。她的头痛得愈发猛烈，她所能做的只有蜷缩成一团，躺在地洞里那肮脏的地板上，以此来驱赶寒冷。她试图安慰那两个小女孩，她们比她更害怕，情况更糟糕。

她现在仍然能想起她们来，她已经忘记了她们的名字，只记得她们十二岁，比她小一岁，只记得她们曾经是活生生的，曾经给过她温暖。她努力想要帮助她们，不停地安慰她们，说她们会离开那里的，叫她们不要想别的，去睡一会儿，等候机会。

而此刻挤在她两边的是她们的尸体，又冷又硬。她们再也不会动弹，不会说话，也不会喘气了。她想不起来她们像这样儿有多长时间了，但她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在她失去知觉以前，她一直能够闻到她们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

这意味着只剩下她一个人了，独自待在黑暗中，她会慢慢地衰弱，很快她就会去找她们了。

她努力地想要回忆起妈妈戴的那顶中国式的草帽以及妈妈的笑声。她不想让自己感到害怕，她仍然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她将会离开这儿。她妈妈将会打开她头顶上的那个地洞的门，笑着站在门口。她会亲自下来，把她接出去，一边抱着她，一边用手梳理她的头发，并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她很爱她，

告诉她现在安全了，跟她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开玩笑。

她躺在一栋房子的地窖下面——一个六英尺深的地洞里，挤在两具尸体中间。她脸上的表情很平和，她调动满脸的肌肉想要做出最动人的微笑，可她干裂的嘴唇却鲜血淋漓。

1997年，西约克郡

第一章

像往常一样，黄色的校车停靠在戈鲁夫路让苏菲·肯亚恩下车。然而，苏菲经过她住的街口时，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上了威尔士路，朝着荒山走去。她手上拎着她那双肩背包的带子，结果双肩背包都快要拖到地上了。她一直低着头往山上走，走着走着，开始哭了起来。

一个戴着宽檐儿帽子的中年女人手牵着一只棕色长耳狗从她身边走过，没看她一眼，倒是那狗停顿片刻，在她的腿上嗅了嗅，可苏菲没有注意到，她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正因为如此，她也没注意到一辆厢式货车从戈鲁夫路开始就跟在她身后，直到车子开到近前，她听到了引擎熄火的声音才抬起头来。一个男人从驾驶座旁敞开的车窗里探出头跟她讲话，她泪眼朦胧，看不清他的脸。这男人问她怎么了，语调温和，流露出关切之情，可她并不认识那男人，于是她转过头去没有作答，稍稍加快了脚步，继续往前走。直到她推开山门时才突然意识到她以前见过那辆车。

她停了下来，转过头看了看来时走过的马路，等她擦干眼泪，想看得仔细些时，车子已经不见了。

她四下里看看，自己正处于伊尔克利边缘，就要踏上去荒山的路。这一地区曾富甲一方，满眼望去，尽是上世纪初建造的独栋大房子，大房子前面及左右两边都是高墙环绕的依山而建的大花园，其中有些房子是她学校里一些朋友家的或者是她爸爸的熟人所居住的。她熟悉这里的一切，这使她觉得很安全。她回过头去，瞭望了一下山与天交界的地方，山上覆盖着的松树使天际线看起来像锯齿一样参差不齐。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暖和得让人穿不住外套或者羊毛衫。这天是1997年6月23日，是她的生日。她就要十三岁了，本该是值得她为之庆祝的日子。

她踏上了通往被当地人称之为“山中湖”的那条小土路。由于接连一星期的高温无雨，小路的烂泥巴已经被太阳烤得坚硬无比。她脚上穿着白色的短袜，学校统一发放的黑皮鞋，那鞋擦得很亮，身上穿着的也是学校统一发放的海军蓝束腰短裙，宽松的白衬衫，领口敞开着——那天下午上美术课时她把领带摘下去了。此刻她的手掌上，甚至手指头上还都是斑斑点点的颜料。

她走着，想起上周放学回家，下校车时曾见过那辆厢式货车。她之所以注意到那辆车是因为连续两天她都看到那车先跟在她身后，然后就拐到伊顿路上去了。那是一辆白色厢式货车，车身两边各有一道已经退色的蓝条纹，就好像那车以前是辆警车，只不过蓝条纹已经用油漆给涂掉了。这一发现让她在内心深处突然感到有点儿困惑，但这并不足以打乱她想去湖边的计划。

到了湖边，发现只有她一个人，这让她隐约有点儿高兴。最近几天，她总想一个人待着。她又往远处看了看，也不见人迹，便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这个地方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妈妈带她来，后来跟着保姆来，等她再长大点儿，就自己来。这个湖实际上是一个养鸭子的池塘，周围环绕着低矮的小树丛和灌木丛，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峦。这儿有许多她喜欢的东西——特别是这里勾起的回忆：妈妈站在湖边往水里扔面包屑的情景；和妈妈那细长的手指十指相扣的感觉；鸭群蜂拥而上争抢同一块面包的场面。所有这些此刻都历历在目，就好像妈妈从来没有离开她。想到这些时她感到喉头哽咽。她尽力克制住自己好考虑点儿别的事情。她喜欢来这儿还有其他的理由。那就是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水边，看着鸟儿飞来飞去，幻想着自己身在别处。

她嗓子发紧，憋得难受，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这一天，事事不顺。家里人正在为她安排一个生日晚会。她知道他们一定很着急，不知她躲到哪儿了。这个生日晚会原本是打算给她一个惊喜的，但一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商量此事时被她无意中给听到了。不过，她从他们床上听到的还不止这些，另外一些更吵闹的怪声也传进了她的耳朵。科学课上，特里沙·莫林顿曾经跟她说过那是怎么回事。

她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她爸爸的新老婆更惹人讨厌了，简直让她恨之入骨。那个女人年轻漂亮但又愚蠢至极，连英语都说不好。她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娶那个女人，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一想起这事儿就觉得心中生厌。就因为那个女人，因为爸爸娶了她，还老跟她待在一起，她也开始讨厌爸爸了。

一想到她回家会面对什么场面，她就觉得心烦。无非是什么彩带、气球、各种晚会游戏，比如坐音乐椅或是叼水中苹果之类的东西——好像她是个八岁的小孩子似的。更糟糕的是，家里人还背着她邀请了她所有的朋友。整件事情显得很幼稚，而且让她觉得很难堪。她看看表，差十分五点，他们肯定在担心她了，她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他就站在她前面，而她根本没注意到他走过来，因为她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

“是苏菲吧？”他问道。

她马上辨别出了那嗓音，这个男人是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

“我是你爸爸的助手。”

她皱了皱眉头，问道：“你什么意思？”这男人站得离她太近了，把她整个人都罩住了。她飞快地朝两边看了看，小路上仍然空无一人。“我爸爸没有什么助手。”她说。本来她差点儿打算补上一句，“他是法官。”但马上就觉得不妥，万一这个人是被爸爸宣判入狱的，是个坏人怎么办？

“我在保护你爸爸，”这个人说，“事实上，我是警察。”

她抬头看了看他，不那么紧张了，但还是有些担心，“保护他？”

“我在特殊部门工作，你爸爸在工作中要和很多坏人打交道。这你应该早就知道的吧？我在暗中保护他，以防有人要暗害他，这就是我的工作。”

她又皱了皱眉，爸爸可从来没跟她提起过这些。想到这里，她后退了一步，问道：“你要干什么？你的证件呢？”

这男人朝着她这边跟上了一步，同时，他从口袋里摸出证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那是一张塑封的卡片，上面有他的照片，她辨认了一下，没错，是他，还有西约克郡警察标志。接着，他把证件收起来。她这才注意到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套装。“出事了，”他说，“我知道你在想着生日晚会的事儿，但晚会取消了。你爸爸现在在布拉德福德，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不能回家了，我奉命带你去你爸爸那儿。”

她的心跳骤然加速，“出什么事儿了？”

他朝她笑笑，“我们得快点，苏菲，”他说，“先跟我上车，我在路上告诉你。”他从她身边走开了。

她赶紧跟上，突然觉得心中慌乱，害怕得很，“到底出什么事了？”

“别担心。”他走在她前面，脚步很快。“我们只是不能回你家，至少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有几个人在那儿，他们要杀你爸爸。”

她一下子怔住了，停下了脚步。

他也停了下来，俯身向她，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真不该告诉你这些事儿，”他声音温柔地说道，“你只要知道你爸爸现在很安全，我们正在处理这事儿。我现在就带你去你爸爸那儿，等这事儿过去了，再给你补办生日晚会。”

她低下头，眼光落到搂着她肩膀的这男人的手上。他的手指甲都给咬得光秃秃的，指甲开裂，指尖儿被烟熏得发黄。看到这些，她心里不由涌起一阵恶心。

“走吧。”他说道，仍然搂着她。

她小跑着才跟得上他，他搂着她不放，如果她稍走慢点儿，准会跌倒在地。她尽力控制住对爸爸的担忧情绪，跟着他一直走到威尔士路，这才看见那辆厢式货车停在山门外。

他放开她，走到副驾驶座边上的车门前，停下脚步。

“你最好坐在后面，”他说，“我们不想让他们看见你。”

她点点头，跟着他朝货车后面走去。等他开车门时，她声音颤抖着问：“你肯定我爸爸没事吗？”

他打开车门，朝她笑笑，他的笑很灿烂，这给了她点儿安慰。“他很安全，”他答道。他朝车里指指，让她进去。她看到除了在地板上摆了一个肮脏的床垫外，整个儿车厢空荡荡的，连个窗子也没有。“你很快就安全了，”他对她说，“只要我们带你离开这儿。”

地上的床垫让她感到困惑不解，但她只是犹豫了一下。

她爬到车厢里，等她回过头来看他时，门已经“砰”的一声关上了。

第二章

凯伦·夏普探员看着面前这个自称是帕米拉·马修斯的女人。此刻她们正面对面坐在埃克利舍尔警察局儿童保护与家庭暴力专案组的一间审讯室里，她们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九张A4纸，凯伦在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简直难以辨认。

第一页惯常的法律宣言后面是凯伦每次做笔录时用的抬头，即证人的姓名以及简要情况——家庭背景、婚姻状况等等。帕米拉自述二十三岁，住在

奥特利。抬头以下就是笔录详情了。

警察做笔录一般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写下对方说的话，但这往往是语无伦次，最后涂改得乱七八糟。另一种是给证人纸和笔，让他们自己把经过写下来（这更糟）。第三种就是让他们坐在你跟前，从头到尾仔细给你讲述整个事情，你一边做笔记，一边可以问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等他们讲完后你再整理一遍，替他们做好笔录。

凯伦一直是采用最后一种办法。她仔细倾听，先弄清楚大体上是怎么回事儿，再针对不清楚的地方提问。把整个事情都捋顺后，再让受害人详述一遍，必要的话针对重点问题再提问，并且记录下来。最后，再把她记录的东西给受害人念一遍，让他们确认并签名。这会儿，她正给帕米拉读自己做的笔录。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爸爸妈妈有危险，所以我就跟他上了厢式货车。他是个年轻人——比我爸爸年纪小点儿——但除此之外我对他就没什么印象了。他谈吐得体，不像是没受过教育的人。等我上了货车后，他一边关车门，一边继续跟我交谈。那应该是在货车的车厢里。我记得当时他跟我一起进车厢时，我还问了他呢。等他转过身来面对我时，他就开始打我。我不知道他当时用什么东西打在我的脸上。我被他打倒在地，头上鲜血直流。我就哭喊起来。

之后，我感觉到他在我胳膊上做了什么手脚，我就睡着了或者是晕过去了。不过在我神志恍惚时，还能听见他轻轻地跟我说话——好像很关心我——他抚摸着我的头发，而我却动不了。他在我的胳膊上注射了什么药物，这东西似乎使我瘫痪了。他叫我不要害怕，还说要带我去个安全的地方。我记得他说的就是这些了。

我那时只有十三岁，心里害怕极了。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当时有多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不停地大声叫妈妈，他就把什么东西塞到了我嘴里。他塞得太用力了，憋得我透不过气来，快要窒息了。接下来眼前一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后周围一片黑暗，头很疼。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自己被绑在床上，根本动弹不得。于是我就开始大声哭喊着求救。当时我没穿外衣，浑身发冷。我现在仍然记得我的手指可以摸到一堵墙——墙面粗糙、潮湿，一点儿也不像是房子的墙壁，而更像是洞穴的墙壁。就这样，我不知道我像那样过了有多长时间，但是没有人听见我的哭喊声，也没有人来。我冻得浑身发抖，恐

惧至极，甚至还尿了床，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来。

我不知在那儿被困了多久，现在想来，当时我忽睡忽醒，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清醒的。清醒的时候，我不是大哭，就是叫妈妈，有时候，我只是浑身发抖地躺在那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那男人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肯定是睡着了，因为我醒来后发现房间里灯很亮、很刺眼，而他又在我胳膊上注射什么东西。现在我知道他就是干这个差事的，不过当时我只是感觉到一下刺痛，然后那药效就发作了。我开始挣扎，想要打他，无奈我被绑得太紧了。我不知道他给我注射了什么，不过这药并没有让我昏睡过去，而是让我变得浑身无力。我心跳加速，周围的一切都能看得见、听得到，就是浑身没劲，怎么也动不了，也喊不出声，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我瘫在那里，嘴里说不出一句话。看我成了那样，他才给我松绑，扶我坐了起来，用一个婴儿奶瓶喂我吃东西，而我必须使劲吮吸才能把瓶子里的某种液体吸到喉咙里，但我几乎吸不动。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让嘴动一下，吸到一口吃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喂我吃的到底是什么。我那会儿什么味道也尝不出来，只是觉得非常口渴，就想尽量地多吮吸一些东西。他一边喂我，一边还和我说话，不过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我怕他。等我喝饱了，他把我翻过来，让我趴在床上。他脱掉了我的新裙子，那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还把裙子给撕烂了。接着我感觉他从后面动着我的屁股，但我浑身发麻，动不了。我能感觉到他趴在我身上，他那么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听见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嘴里叫喊着什么，却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我仍然——直到如今——都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些什么。现在想来也许是药物让我没觉出疼痛。

不知什么时候他给我换了地方。我想他在此之前又给我注射了药物，要不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换地方的事。也许只是从房子的一处挪到另一处，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昏昏沉沉地躺着，他也没绑我。我只觉得反应很迟钝，实在是动不了。我想那会儿，我肯定浑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因为我记得当时躺在一张大床上，床上铺着床单，暖暖的，房间里亮着灯。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感觉很开心。我想他们肯定给我注射了海洛因或是可卡因或是某种致幻毒品。我不记得他们给我洗澡，但是肯定洗过了，因为我身上的味道变了，连我自己都闻出来了。也许他们给我洒了香水，我不知道。他们还给我穿上了衣服——不是我的衣服：连衣裙、连裤袜、胸罩、短裤，我以前可从来没戴过胸罩。

我躺在那张床上，就好像在梦中一样飘忽不定。隔着地板，我能听见有人走来走去，还有音乐声传来，似乎在这幢房子的某个地方正举行晚会。一会儿，一个女人走进来，开始给我梳头发，而我依然躺在那儿。她给了我点儿喝的，还冲我笑笑。我也看着她，朝她笑笑，当时还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后来，进来了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说笑着走进房间，至少有两个人。他们进门时，我听见其中一个说：“这里是游戏房，小女孩儿玩的地方。”接着他们都笑了起来，就好像这句话是个笑话似的。

他们在我身上任意胡为，而我就一直躺在那里。我没有反应，也感觉不到疼痛。我就像一个枕头或者像一袋破布一样躺在那儿。他们把我挪来挪去，为所欲为。

他们离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能动弹，但并不能四下走动，只能往四下里看看我在哪儿。楼下的喧闹声还在继续。我发现房间里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我在一起。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也不知道她们有多大。她们都像我一样躺在床上。房间里有四张床，但只有三张上面放了床垫。墙上贴了墙纸，挂了几幅画，画的是一些鱼跳出海面。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些塑料的儿童旋转玩具，屋子一角是玩具天地，那儿还堆着几个洋娃娃。整个墙上，从门到窗画着一条身形扭曲的中国巨龙。那龙张着大嘴，往外喷吐着火焰——但这并不让人感到害怕，而是觉得很幼稚，看起来像是小孩子画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现在想想，那里肯定曾经是几个孩子的游戏房。

我不记得有没有和那两个女孩说过话。她们和我一样穿着颜色鲜艳的连衣裙和内衣。我还记得一个女孩不停地说她下面流血了，肚子很疼。我能看见她身子底下的床单上有很多血。她双手揪着毯子使劲往嘴里塞，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我不知道她有多大。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来了，但这次来的人更多。我这次有知觉了，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次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撕掉我身上的衣服，还打我，我边哭边反抗，但他们摁住我的胳膊不放。他爬到我身上的时候，其中的两个人摁住了我的手和腿。现在我想起他来了。这个人身形肥胖，浑身是汗，他看也不看我。一会儿他就压在我身上一动不动了。那些人就往他身上泼了一些冷水。我想他是喝醉了，又吸了毒，实际上他是昏过去了。他进入到我的身体里，弄得我很疼，我就骂他。他们看我叫骂的声音太大了，就往我嘴里塞了一团东西，可他还在不停地做。他的脸我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房间里的灯都亮着。他就是我上周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个人。我对此确信无疑，他那时虽

然年轻，但体形没变，依然肥胖，眼睛也还是老样子。他名叫杰弗·里德。

他强奸了我，却满不在乎。他完事后另一个接着上来，他们把我翻过去，我能感觉到他们从我背后强奸我，在我屁股里做。我的脸侧向一边，我看见那个叫杰弗·里德的坐在椅子上看着，裤子掉在脚踝处还没提起来。他的西装前襟翻领上别着一朵花——一个红色的圆形徽章。他手里拿着一杯香槟，显然他是在庆祝什么。肯定是这样，从那些人和他交谈的神态上，我看得出这场晚会是他办的或者说是为他举办的。

凯伦停下来，把后面几张纸推到帕米拉面前，并指给她在哪里签名。帕米拉吃力地接过凯伦手里的笔。她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浑身抖个不停，双手不由自主地一会儿捂住脸，一会儿又突然拿开。凯伦猜测，帕米拉显然是害怕什么——因为一谈到她的现状，她甚至连一点点细节都不愿意向凯伦透露。

帕米拉的现状很不乐观。凯伦带这个女人走进审讯室时，注意到了她的身体状况，脑子里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帕米拉双手捂着的脸已经伤得不成样子。两眼青肿，尤其是右眼肿得都睁不开了。嘴唇有好几处裂伤，鼻子也肿得变了形。从帕米拉讲话的声音判断，她的鼻子根本就不通气了。嘴唇周围残留有血迹，而鼻子还在往外淌血，淌出的血慢慢地汇到一起流了下来，从上唇的裂缝处流进了嘴里，等她说话的时候又溅了出来。她刚一张嘴，凯伦就瞥见她下颚处有一个血块，好几颗牙都不见了。凯伦还注意到这女人的脑袋后面有三处头发也没了。

尽管已经面目全非，凯伦猜想这女人原本应该是很漂亮的，身高至少五英尺六英寸，乌黑的卷发齐肩。即使到了现在这种境地，她还没忘记往头发上涂抹某种产品，徒劳地想要拉直她的卷发。在这女人呼出的浓烈的酒气中，凯伦还是能闻得出那产品的香味。这女人的真实长相很难看得出来，但尽管脸上全是淤青的伤痕，不过凯伦还能看得出她的一只蓝眼睛漂亮清澈。从头到脚，她的全身布满了雀斑。她骨瘦如柴，凯伦猜想她也许从小就食欲不好，或许现在还是这样。

问题不只是脸和头部，她的两只胳膊也布满了淤伤，一看便知是典型的抓握伤，颜色已经呈黄绿色，应该是两三天之前受伤所致。她那么小心地护着一根手指，凯伦相信肯定是骨折了。帕米拉走路时也是一瘸一拐的。等站起来时，胸部的剧痛让她喘不过气来，不由得停顿了一下；或许她的肋骨也断了。齐膝牛仔裙下面的两条腿都有大面积的淤伤。在她右脚脚背上很明显

有一处可怕的已经感染了的烫伤，中间是个又小又圆的疮口，此时还在往外渗着脓水，大小相当于一个香烟头——伤口正好在凉鞋带子的中间。她穿凉鞋可能也正是怕其他鞋子磨疼伤口。

但是眼前这一切都与她所讲的事情无关。

隔着桌子，凯伦俯身向着帕米拉，又重复一遍她已经问了三遍的问题：“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帕米拉？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刚记录下的这一切——真的都是发生在十年前吗？”

“是真的。”

凯伦叹了口气，问：“确切时间呢？”

“1987年的夏天。”

“你确实是直到最近才想起这一切的吗？”

帕米拉点点头。

“什么时候？确切地说是哪一天？”

“两周前的星期三。”

凯伦看了看墙上的挂历，上面的图片拍摄的是大雪覆盖的奔宁山脉的南部，还有西约克郡的一架警用直升机正盘旋在一群惊慌失措的羊的上空。她从1997年6月24日往回推算了一下时间。

“是11日？”她问道，“1997年6月11日？”

“没错。那天有一个电视节目，他们在采访他，和他交谈。我看见他的脸就想起来了。我不愿意回忆起这些，我不愿意想起任何与此有关的……”

“看电视之前你就不记得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不记得。我是说……不记得……记不清了……”

“记不清还是根本就不记得？”

这个女人盯着她的双手，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一点儿也不记得，”她终于说道，“不像是——不像是记忆中的事情。但我一直知道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凯伦等她签好名字就收回了笔录。这又是一起记忆恢复的案子。她的材料筐中已经有两起这样的案子。拿不到确凿的证据，这些案子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都不可能起诉。而要找到十年前的铁证，一般说来是没什么希望的。

但这个案子与众不同。她看了看眼前的这份笔录，又抬头看了看帕米拉·马修斯，心里有一点儿兴奋又有一点儿高兴——每当要开始调查一些危险事情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感觉。杰弗·里德，也就是帕米拉所说的她在电

视里认出来的这个人，是布拉德福德任职时间最长的下院议员。摆在凯伦面前的这份笔录材料可是一块烫手山芋啊。

第三章

约翰·曼诺坐在房间里的那张长沙发上等待着。环顾四周，他看到悬挂在各处的气球、彩旗以及横幅标语。门上方挂着一面大横幅，上面用彩笔写着“祝苏菲生日快乐”。或许人们仍然希望她走进那扇门，这样他们就能继续为她庆贺生日，当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法官就这么一直让他们等着。尽管人们说这在他的法庭上是常有的事，但曼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合适。他已经和一位女士——他认为是管家——预约在下午两点与肯亚恩法官见面。他和里奇·斯宾塞分别都提前十分钟就赶到了。可现在已经两点一刻了。斯宾塞一直都没坐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的画和装饰品。

“里奇，坐下。你这样搞得我很紧张。”

斯宾塞盯着挂在壁炉台上方的一张巨幅油画，上面画的是雨中打猎的某个场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流的，”他说道，并没有回头看曼诺，“想象中的法官家就应该是这样儿的。”

曼诺朝他的背影皱了皱眉。斯宾塞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是执行命令，所以并没有走过来坐下。斯宾塞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探长，但他却做了什么让指挥总队不高兴的事儿，于是就在六个月前被派去管理埃克利舍尔警察局下属的儿童保护与家庭暴力专案组——这是人人皆知的“购物大队”，因为队里女性居多。这可不是什么美差。

能在一起大案中担任高级调查主任的副手在正常情况下就预示着斯宾塞离复职不远了，但这起案子胜负难测——而且此案的高级调查主任约翰·曼诺也在等待他的出头之日。

“再等五分钟，”斯宾塞说，就好像是他在带队办案，“再不来人，我们就走。”

就在此时，门开了，进来一个女人。她很年轻，比曼诺料想的还要年轻许多，而且看起来明显是个东方人。曼诺猜想她有泰国血统。他听说过有关肯亚恩新太太的传闻，但从未真正见过她。

“你好，警官。”她边说边朝他走来，说话时口音浓重。她身穿长至脚踝

的丝质花裙，迈着碎步，活像是从日本艺伎馆里走出来的。她身高不到五英尺，娇小迷人。曼诺猜她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有谣传说肯亚恩法官是通过婚介机构“买”了这个新太太。曼诺站起来和她寒暄。

“你好，我是负责苏菲失踪案的高级调查主任约翰·曼诺。”

这女人看着他没做出任何反应，似乎一个字也没听明白。斯宾塞走过来站在曼诺身边。

“这位是理查德·斯宾塞，我的助理。”

她微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我先生……”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马上就来。他的情况很不好。”

“这种时候肯定是压力很大。”曼诺马上接过话头。

“对，”她说，“你们要茶还是咖啡？”

两个人都婉言谢绝了。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趁你丈夫还没来，”曼诺说，“和你谈谈苏菲？”

她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

“只是例行公事。”斯宾塞插话道。

“当然，”她答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曼诺拿出笔记本。她仍然站在他面前。

“我们坐下谈，好吗？”

她坐了下来，两条腿并在一起，抚平了裙摆。曼诺坐到她身边，然后又往旁边挪了一英尺。斯宾塞仍然站在那儿，这再一次引起曼诺的不快。

“你了解苏菲吗？”他问道。

“当然，她是我女儿。”

“你的女儿？”

“不是正常的女儿——”

“不是亲生女儿。”斯宾塞纠正她的话。

曼诺抬头看了他一眼，示意“你闭嘴，一切我来”。

“对，谢谢你。”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不过她对我来说就像是亲生的一样。”

“那是一定的。”曼诺朝她笑笑，“你和肯亚恩法官结婚多久了？”

“两年多了。”

“苏菲对此有何反应？”

“她不是离家出走，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决……”

门又开了，打断了她的话头。一个明显上了年纪的男人走了进来。曼诺估计他在五十五岁上下。他大约有五英尺七英寸高，身穿白色浴袍。头发虽然全白了，但出奇地又长又密，一直披到睡衣领子下面，看起来油腻腻的，几天没有洗过。他站在门口盯着他们，黑眼圈异常明显，像是挨了一拳后的青肿，面部皮肤苍白，有些浮肿。他赤着脚，伸出的手扶着门把手，胳膊还在颤抖着。

曼诺站起来，“肯亚恩法官吧？”曼诺没有认出他来。在整个布拉德福德和利兹地区只有十一位常驻法官，曼诺以为他都认识。

“你是谁？”肯亚恩嗓音颤抖，低得几乎听不见。

“约翰·曼诺，高级调查主任。这位是……”

肯亚恩太太突然站起来迈着碎步急急地奔向她丈夫。她站在他身边，扶着他的胳膊——好像要给他以支撑，不过她看上去就像个小孩子。她的身高只到她丈夫的胸部。

“我先生身体不舒服——”她说道。

肯亚恩打断她，“别说了，兰，我必须面对这一切。”

“他一直没睡，自从——”

“你出去吧。”肯亚恩的声音稍高了一点，曼诺听出了他那浓重的贵族学校的腔调。

他太太看起来受到了伤害。曼诺想让她留下来，他还有问题要问她，他需要了解家庭状况。她开始往门外退去。

“实际上，”曼诺说，“还是能起点儿作用的，如果夫人——”

“这事儿和她没关系，她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我知道，但是——”

“不用了。”

他转过身去，关上了房门。曼诺皱皱眉。

“坐吧，警官。”肯亚恩说，脚步沉重地走向他，“我有问题要问你。”

曼诺本打算纠正他，但想想反正时间充足就作罢了。肯亚恩法官是失踪孩子的家长。很明显，自从苏菲失踪后，他就一直没睡觉、没洗澡，甚至可能也没吃东西。如果曼诺要得到他需要的信息，他就必须明白并考虑到眼下这种情况。他坐了下来。

“法官，我们有几个问题迫切地想要问你。”斯宾塞说。

“不要急，里奇，”曼诺努力掩饰着他的不快情绪。“一切还来得及。”他转向法官，“这位是我的助理，”他说，“斯宾塞探长。”